

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被幸福灼瞎了双眼

□叶倾城

一种方式问

她:你最轻松的时刻是什么?她想了一会儿:好像没有。

我直言相告:你感觉不到,因为你从来没真累过。她说:什么叫真累?

我说:高度精神集中,全神贯注于一件事上,完全忘记时间和身体的需求,一回过神来,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。这种就是真正的累。人只有知道什么叫累,才能享受放松休息。她说:我不理解……

我说:那时我才二十多岁,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本小说,拿着到处投稿。真有人看中了,鼓励我,与我一下子签了五本书的合同。合同是半年时间,前五个月我都写不出来,每天坐在桌前,脑子里排山倒海,笔下很勉强地开头又迅速废掉。总是凌晨两点之后,才带着“一事无成”的懊恼以及“交不出稿怎么办”的担心上床。只剩最后一个月了,我心一横:拼了。不管构思多不成熟,都要硬写。我是有工作的,写作都利用下班时间,进度非常慢,天天熬到凌晨五点,七点就要起床上班。

她倒吸一口冷气:只睡两个小时?

我说:嗯。还是拖了时间,用两个月,完成了两本——发电子邮

件的一霎,脑子里全是病晴雯勇补雀金裘的那一句:我再不能了。然后倒头就睡,到我醒来的时候,天光大亮,我以为是第二天早上——

她说:是下午?
我说:对,是第三天下午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睡觉能甜美到这种程度,静静躺在床上,身心安泰,原来这就叫放松。就是这样,得先累,才能知道放松。你的困难就在这里:你不累——或者说,不够累。结果呢,就是永远没吃饱也永远没饿透,身体老是在半饥半饱、半空半足的状态。

幸福太多,因此感受不到幸福,像被白日灼瞎了双眼,感受不到光。

好莱坞第一位华人影星黄柳霜有一句名言:大多数人会犯的错误是迷茫彷徨,随波逐流,既不成功也不快乐,只能无谓地抱怨。



F 凡人一叶
anrenyiye

加油站

□夏生荷

53岁的阿贵在巷子里开了家鸡公煲小店,菜单上没有价格,第一次去他那儿吃饭,结账时吓了我一跳——580块钱!他顿了一下,又说:“给你打一折,58块钱。”原来,菜都打一折,结账时让人如同坐过山车,好玩。

店很小,但生意很红火,是外

卖骑手们的最爱。店里的鸡,都是当天新宰的,做得也好吃。阿贵曾大病一场,病后给自己定了个目标:活过50岁。此后每活一天都是赚的。所以他要开心,也要让客人来这里图个乐,做生活的乐观者。

一位骑手和我说:“这里是温暖的加油站。”

S 生活感悟
henghuoganwu

人生如梦

□韶华

前不久,与朋友聊天,聊到各自走过的路时,朋友感慨颇多,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,言下之意,对社会愤愤不满。我倒不以为然,人生不过是一张清单,你要的,你不要的,计算得太清楚的人通常聪明无比,但换来的却是烦恼无数和辛苦一场。

“人生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”——这是诗人苏轼对人生的无限感慨,有大彻大悟、超脱尘俗的味道。

“古今将相今何在?不见当年秦始皇”“一壶浊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。天大的困难放到短暂而宝贵的人生面前,又算得了什么呢?又何必苦苦去计较什么

呢?这就是人生的豁达。年轻时的苏轼意气风发,拼搏进取,有“澄清天下之志”,而“乌台诗案”让他站到了死亡的边缘线上,也让他真正体味和领悟人生的意义。

我自没有苏轼那样的才华横溢,境界高超,但仔细回忆,我曾经也是个意气风发,拼搏进取的青年,但人生兜兜转转,如今做着与自己的专业一点都不沾边的工作,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失落。但我总会想起苏轼在《前赤壁赋》里那句:“哀吾生之须臾,羡长江之无穷。”人在低谷时,更要有如此的豁达境界,再大的

困难不算什么,更不必去斤斤计较。

岁月无情,也许人活着是一种心情,穷也好,富也好,得也好,失也好,一切都是过往云烟。许冠杰的一首《天才白痴梦》唱出了我的心声: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,片刻春风得意,未知景物朦胧;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,寻乐不堪苦困,未识苦与乐同;天造之材皆有其用,振翅高飞无须在梦中……劝君珍惜此际,自当欣慰,何必寻梦。

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,已经得到的更要珍惜,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,已经失去的当作回忆,想要得到的加倍努力吧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以身相阻

□莫小米

瘟疫袭来,如秋风扫落叶,谁也阻挡不住。何况是在17世纪的英国,也就是史书记载的“世纪大瘟疫”中。在那个缺乏抗生素的年代,感染瘟疫的存活率可以忽略不计。

英国中部的德比郡,风景如画。丘陵和山谷,绵羊和野鸡,排列在狭窄的乡间小路两旁坚实的石头墙,典型的英国农村景象。今天还有许多年轻人选择在那里拍摄婚纱照。

然而他们选择此地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风景,更是为了一种精神。

山谷里有个小村庄叫亚姆村,最早的居民主要是开采铅矿的矿工。由于铅矿的储量足够供应南北所需,政府把连接南北的交通补给点设在了此地,亚姆村成为英国南北商人的必经之路。

村里来了个布料商人,两天后,与之接触最多的裁缝一家四口开始发烧昏迷、皮肤溃烂死亡,紧接着,村民们也出现了同样症状。

小村庄消息不甚灵通,直到此时,才从几百公里外的伦敦传来黑死病的消息。

逃命吧,为了躲避瘟疫,村民们决定往北撤离。

牧师把村民召集在教堂里商议:如果往北撤离,

肯定会把瘟疫带到北方;留在村里,或许可以阻止瘟疫波及其他地方。走,未必能活;不走,就会死。村民们做出了最痛苦的选择:留下来,对于来势汹汹而人类尚无办法对付的瘟疫,以身相阻。

决议通过,村民们封锁了通往北方的道路,留下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在路边阻止行人,他们用石头建成高墙,发誓永不会穿过这条边界。

为确保能够得到食物和其他的必要供给,村民在隔离墙上挖出孔洞,并把硬币泡在装着醋的孔洞里。周边村子的商贩会定期收集硬币,然后留下一些肉类、谷物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村子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墓碑,到最后几乎整个村子都是。之所以只有墓碑,是因为被感染的尸体只能集中深埋,留下墓碑是为了写几句话告诫活下去的人。

隔离400天后,瘟疫才随着感染者的死去而消失,全村344个村民只剩下70个人还活着,其中33个是16岁以下的孩子。

围绕在村外的岩石城墙至今仍骄傲地伫立着,几个世纪没有改变。

今天人们提及亚姆村,是因为想到去年经历了封城的武汉人,以及数万名奔赴疫区的医护人员。

谁能说他们不是以身相阻呢?